

佛教儿童故事

孤女与国王

舍卫城中住着一位寡妇。她天生命苦，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死了，给她留下个遗腹女。女儿出世后，母女二人的日子可以想象该有多难过了--

全靠母亲每天沿街乞讨，把女儿一天天地长大。虽然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没穿过一件新衣，但竟母女俩相依为命，仍顽强地活着.....而且，转眼女儿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。

生长在贫寒而孤寂人家的女儿，面带菜色，但这些终究掩盖不住她青春少女的美丽和活力。她端庄清丽，温和持重，纯洁细腻，人品贤惠，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姑娘。不仅如此，她继承父亲书香门弟的家传，博览经书，诵义念经，真是到了如饥似渴，废寝忘食的地步了。母亲更是为女儿感到欣慰和骄傲。所以，即使再穷再苦，她们也决不卖书糊口。

此外，母亲还时常教训女儿：要恪守妇道，不能抛头露面，特别是在生人、外人面前，要谨慎自重，万万不可轻浮。女儿自然是惟命是从，足不出户。

别看这位深居简出的孤女位卑穷困，但她的心可高着呢，在她渐渐成熟的心中，有两个宏图大愿深深地埋藏着。这是她最大的秘密，甚至包括对她的母亲，也只字未露。孤女整日呆在房中期待着实现大愿的一天的到来.....

这天，国王出宫游历，沿着为他专门修筑的大道扬鞭，正玩得兴致勃勃，忽见一只飞鸟落在路边人家的屋顶上，发出欺欺鸣叫，徘徊着不肯离去。国王觉得这鸟挺奇怪：

"这么大的人声马嘶，这只鸟怎么不惊不逃，躲在房顶上还挺自在。哪来这么大的胆子?有意思，有意思。"

想着，国王勒住缰绳，伸手取弓拿箭。看样子，这只小鸟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国王的兴趣--猎杀。国王举弓搭箭，瞄准屋顶飞鸟，一箭射去。鸟被射中了，它扑动着翅膀，鼓动身体，拖着那只箭飞离屋顶，艰难地径直往屋里飞去。

国王急命侍从去把那支箭取回来。侍从不敢耽误，紧追鸟迹，跑到那座一看就是年久失修的房子门口，也顾不得敲门，就毫不客气地破门而入，四下乱找，乱翻乱搜起来。

突然，只听屋里传出一个平和、委婉的女子的声音："别找啦，箭在这儿，拿去吧。"

随着话音，那受伤的鸟从屋里飞出，眨眼间就没影儿了，接着一只箭"啪"的一声落在院子里。

侍从开始有丈二摸不着头脑，傻乎乎地看箭，可脑子里却想着那个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的女子.....门外一阵马嘶，提醒了侍从，他慌忙抱起的御箭，奔出院子，跑去赴命了。

那位闻声不见人的神秘女子正是寡妇家的女儿。

再说国王，责问侍从为何耽搁这么长时间才把箭取来，侍从便说：“遇见”的那位女子放生还箭的事。国王听了也觉奇特，但并没在意。

这一年，国王的王后忽然病死了。丧事办完，他便派人到各处寻求贤良美女，以补王后之尊位。可是遍访人间，新夫人还是没有选中，不是不漂亮就是不高雅，不是不贤德，就是没才识……总之，要求十全十美品貌双全的尊贵女子真是太难啦。

正在国王愁眉不展，郁郁寡欢的时候，那个寻箭的近侍试探地提醒道：“陛下可否还记得上次出巡射鸟时遇到的那个女子？虽没见过面。不过声音清脆甜润，悦耳动听，估计正值芳龄。再说她的举动，一看便知是位知书达理，通晓礼制，而且心慈宽容的女子，一定是位贵人哪。只是她家的房子已是不堪，看来是家境衰落，十分贫寒；又不是官宦之家，地位卑微，恐怕陛下顾忌她的地位，难以相当王后的尊位呀。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？要不要再去详细寻访一下？”

国王沉吟道：“倒也是，看来那女子似有与众不同之处。至于地位嘛，还不是我国王一句话的事，有何难的？关键是她的人品相貌。这样吧，你速速去把她带进宫来，我要请相师为她相面占卜，算上一卦，看看她命中是凶是吉，是贱是贵，然后再做定夺。”

近侍作为国王的使者奉命来到了孤女家。又是不敲门，不喊人，直驱而入。碰巧这天寡妇没在家，孤女一人看家。使者站在院中，昂首挺胸，趾高气扬地大声呼道：

“屋中女子，快快出来！国王召你入宫问话，不误。快快出来！”

知连呼三遍，屋里毫无反应，也没人出来。使者心里有些不自在：“我堂堂国王特使。怎能连这么点面子都没有！”于是又高喊道：

“你不过是个贫贱女子，有何理由清高？连国王都敢冒犯不成？快出来！”

话音刚落就听屋里朗声答道：“难道贫贱就不是人吗？难道寒微之家就不是家吗？要知道贫贱之人也有尊严，寒微之家也有家规。你既然是国王派来的特使，又为什么冒冒失失地闯入民宅，大呼小叫的，怎么一点起码的规矩和礼数呢？”

正当使者被这连珠炮般的责问弄得直愣神儿的当口，只见门帘一挑，一位婀娜多姿，仪态优雅、矜持，容貌清纯秀丽的女子出现在眼前。方才一番责怪使她脸色微红，眼睛炯炯有神，更显得容光焕发，妩媚动人。

使者暗自赞叹，连连叫好，不由得倒退两步，把来意说了一遍。临了加了一句：“你顶多是小家碧玉，怎么敢如此大胆？”

孤女微微一笑，十分骄傲地问：“国王有什么事要派你来请我入宫？莫不是让我去做婢女侍侍？我家可是规规矩矩，安分守己，从没犯过王法，凭什么拉我去做奴婢？！如果是来求我入宫做王后的，那么你就成了我的侍从。可你又怎么敢如此轻举妄动，粗鲁莽撞？而且还用不恭不敬的官语嘲弄、侮辱本姑娘，这不成了逼迫威胁了吗？本姑娘虽然地位微下，不是大家闺秀、豪门贵女，但我有我的自尊，决不会在威逼权势面前低头的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进屋了。

使者灰溜溜地回到王宫，一五一十地回了国王的话，心里怏怏地。国王听了使者的回报，连

连叫绝。立即招来文武百官，诏令迅速备车驾马，大小事严格按照求聘的礼仪制度，然后再派五百名采女一同前往迎接。

诏令一发，宫中上上下下立刻忙了起来。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，一切准备就绪，迎亲队伍浩浩荡荡上了路。

只见使者坐在一辆装饰得庄重尊严的车上，五马驾御，引导着装满了牛、羊、猪、酒等等纳聘的礼物的巨大华车；有精兵十万作为前导，大小车辆不下千乘。膘骑马匹成千上万；侍卫卫役十二万人；再加上敲锣打鼓的乐队。吹吹打打，声音震耳欲聋，撼天动地，队伍绵延几十里。沿途围观跟随的平民百姓更是不计其数。

这空前绝后的迎亲队伍来到孤女家门前。使者下了车，叩门拜请，毕恭毕敬。孤女由母亲引导着，来与使者见面。看见这般场面，心里有点过意不，说道："多谢特使大人、文武百官和侍卫吏民。一路劳顿颠簸，真是有劳大家了！我一个贫穷卑贱的孤女，岂敢麻烦诸位大人、侍臣如此辛苦。"

"使者您的来意不言自明，但恐怕我是无能为力，只好让诸位违辱国王的诏命了。想我乃是出身贫贱，举止粗陋的女子，又年纪轻轻，不闻世事，无德无功，自惭形秽呀。"

使者一听女子这么说，心中起急，直冒虚汗。想说服她，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词。没等使者开口，孤女又接着说：

"卑女既无闭月羞花之貌，也无弦管悦耳之声，身无紫玉金花的润泽，气无旃檀麝香的芬芳；言谈缺少忠义舒和、仁慈善良的美德；举止不知深浅进退、迂回曲直的分寸。所以根本配不上当王后。国王的倾心和诸位来的礼物恐怕我都没资格收领，这次恐怕只能是徒劳无获啦。"

使者和文武百官没有想到会从一个普普通通贫家女嘴里，听到这番言论，无不慨叹、佩服，不住点头，发出啧啧称赞之声。随即，他们便把五百采女招呼过来，对她们说：

"知道你们为什么如此红颜青春，却又是如此福薄位卑吗？光有娇好姿容是不够的呀。既然是做奴婢下人的命，就安分守己，克职尽守吧。好好服侍国王，时时修炼善心，多行善事，遵从王命，不犯宫规。"采女们连声应诺，同谢使者和文武百官的教训。接着，又招呼二千五百名青衣公子上来。

"人出生本来不分贵贱，但一个人若是在后天过程中能精心求学，获得处世之道和人生真谛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就是至尊至贵的人上之人。你们都是宦官、功臣、学者的后代，你们的祖辈、父辈对国家都是建了功、立了业的，你们是不能坐享其成的呀！但也不必背什么包袱，应该寻先人的足迹去走自己的路啊！"公子少年们都躬身施礼，鸣谢赐教。

这时，百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，向孤女奉上国王的聘礼：黄金一千饼，白银二千饼；华丽的璎珞，晶莹的琉璃，透灵的珍珠，多姿的珊瑚，神秘的玻璃；白素千匹，御谦千匹；绮增绵罗、朱锈紫绿、黄白罗衣百件；还有各色各味的香草、香袋、香粉、香技，不下千种。百官、使者一同跪下，请求孤女接受礼物，随他们入宫。

孤女被弄得无法再加推辞。使者一看机会，正好就势献上王后所穿服装，所配饰物一百件，

即命宫女入室服侍王后穿戴妆颜。

一会儿功夫，只见众采女簇拥着一位雍荣华贵、祥和尊严、光彩摄人的王后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文武百官见了，高呼万岁，无比欣慰，都认为有这样一位王后，国家必然昌盛太平。那些宫女、青衣们更是喜不自禁，依附在王后周围，就好像是孩子找到了母亲一样，感到无比幸福。一时间天空晴朗百鸟齐鸣，一派吉祥的景象。

这迎亲的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回到王宫。大概是因为娶来一位世上少有的尊贵夫人的缘故吧，整个王宫上下，屋檐殿角生发出赤、橙、黄、绿、紫五色光芒，照得里里外外透亮爽目。五百名侍从进殿拜见王。国王看着宫中这般明朗，莫名其妙。使者忙把迎亲的经过从头到尾细细地讲了一遍，然后招呼宫女们搀扶着新王后上殿拜见国王。

孤女进得前来，含羞妩媚，俯首跪拜，身姿轻盈、舒雅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真是风度翩翩，楚楚动人哪！国王情不自禁地躬身回礼，走上前去把新王后搀扶起来，细细端详，越看越爱，心中暗暗叫好：“呵--定是位温柔贤惠，仁义和善的好夫人哪！我们真是太幸运了，天底下就这么一个好女子，还让我给寻到了，我也心满意足啦。”

从此，孤女便在宫中正式做了王后。她平时不多言，但言必有理、有义、有节，切中实质，再难的事一点就破。宫内宫外，朝上朝下，没有不佩服、敬仰她的。国王更是又爱又敬了。转眼新王后进宫已经七天七夜了。可这七天七夜，她根本没睡过觉，没沾过床，整日整夜地和妃嫔、采女们一起嬉戏游乐。宫女们几次传报，说国王要与王后见上一面，可都被她拒绝了。国王三番五次地被拒之门外，已经沉不住气了，更何况他们是新婚夫妻呀。他便吩咐宫女去问明不见的原因。

不一会儿，宫女回奏道：“王后说她要保守贞洁，追求清静，不能被不洁净的东西玷污，所以不能和国王说话，更不能见面。”

国王听了，又好气又好笑。命令道：“你去告诉王后，所谓家室，就是指男女两人有夫妻的名分。丈夫和妻子要相亲相爱，关怀体贴。妻子七天七夜都拒丈夫于门外，不理不见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合乎家法礼数的吗？”

过了一阵子，传话的宫女回来了，又把王后的原话照搬出来：“有一个秘密今天告诉你。我一生有两大心愿，一愿已经实现了，即和大王成婚；但还有一愿没有实现，所以不能和你相见。”

国王觉得这新王后还真不简单，总是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举动，这使他更觉得有趣，非要问个究竟不可。

“王后能否告诉我那第二个心愿是什么吗？”

王后回话说：“我从小就许了愿，长大一定要嫁一位国王，另一个愿就是侍奉敬供佛祖。”

“既然一愿已了，我们姑且先见上一面，然后我再去给你请佛，怎么样？”国王请求说。

“不行，要是不先见到佛，你我是永远不可能见面的。”

国王一听这话，顿时被触怒了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本来是个贫寒下贱的乞丐种，怎么敢冒犯违抗我这个万乘之君！真太不自量了吧？！”

王后不卑不亢地回道：“俗话说女人的命运在丈夫的手上，夫唱妇随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你我都得顺从，我更是要严守妇道。可是我确实有个宿愿，还为此发誓赌咒过，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呀！大王虽至高无上，但也不能屈枉无辜呀！”

“我乃一国之主，居万人之上。凡是违犯我的就杀，还问什么是非曲直，委屈冤枉？我就是法，就是理，反抗我的意志就是犯法背理。”国王理直气壮地反驳着。

王后看国王正在火头儿上，又在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，便心平气和地劝解开导着：“国王是百姓的父母，判断是非曲直应该以公理、公德为依据，怎么能按着自己的喜忧和好恶，由着性子来呢？这种行事方法一般人都不允许，何况你是众人信赖爱戴的国王呢。”

国王被王后问得不知如何对答，又不肯就此认输，便硬着脖子赌气似地说：“不管你说什么大道理，我就是我行我素，顺我心的就好，不顺我心的就杀！谁也甭管。”

“既然国王这么说，那好吧，我小女子也有颗心，顺我心的话就相见，不顺我心的话永不相见！”

国王简直拿这位王后没办法了，他的确是太怜惜她了。越是被她顶撞，就越觉得她可爱，越不能失去她。

终于，国王让步了：“那好吧，你说怎么请佛吧。”

“难道这还有难处吗？佛本来就在我们国家里，若诚心相请，一定会来的。”

“夫人有所不知，难不是难在这里，而是难在文武百官身上。我若是请佛入宫，他们一定要嘲笑讥讽我的，那样的话，我这国王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哪。”

“大王不必多虑，你只管请佛进宫，至于百官的态度嘛，我敢保证他们个个欢天喜地，求之不得，绝对不会讥笑你的。”王后十分自信地给国王鼓着劲。

当天，国王就传令御膳房的厨子们，叫他们夜以继日地赶做出十万人的饭来。然后派宫女去问王后：

“我已吩咐备好十万人的饭食，带上去请佛可以了吗？”

王后答道：“妇道人家自然是听丈夫的了。请佛可不是马马虎虎、潦潦草草的事，礼仪不能怠慢呀！大王您最好亲自驾车去迎请，见了佛还要深施大礼，恭恭敬敬……”

不等把王后的话听完，国王就抢白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到此为止吧。若是我想请佛，我就去，要是你想请佛，那你就去。我是不会代劳的。”

“大王您尊贵威严，又是妾身的丈夫，我就使出浑身的力气，也抵不上大王您的只言片语有威力呀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，你就亲自去请一趟，否则我们不就像无缘无情的陌生人了么？”不提“夫妻情分”还好，这一提就触到了国王疼处，他没好气的甩出一句怨话来：“哼，什么‘夫妻’？难道我们做夫妻了吗！既没成真夫妻，又谈什么情分、道义。”

王后听罢，默然不语，脸上泛起一阵红晕，更显得光耀迷人。国王怕她独自去请，更怕她意外出走，命令宫内宫外的卫兵和巡夜打更的倍加留心，关闭宫门，千万不要让王后出宫。一时间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宫里像是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连一只鸟都甭想逃出去。

再说，王后也察觉到这一切，而且身边的宫女也多了些，轮番守候着她，彻底不眠。她心里

明白，国王是不会去请佛了，而且还表示出对自己的不信任，派这么多人看管、软禁自己。她摇了摇头，长叹一声，便消失无影了。

这下可不得了啦，宫女们和七十一位嫔妃发现王后突然之间没了影儿，惊呼起来，分头散开，到处寻找，宫里宫外，墙角树丛找了个天翻地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

国王这时后悔得要命，捶胸顿足，声泪俱下："都怨我，都怨我，一时固执己见，出口伤了她的心，现在追悔莫及呀--怎么办?怎么办?只要她能回来，我干什么都行，什么都依从她。"一旁的嫔妃说道："王后可不是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呀。大王您应当称她的心，随她的意才对，怎么能由着自己的喜怒好恶而对王后恶言恶语地伤害呢。现在事情明白了，这王后绝非凡夫俗子，乃是天上的贵人哪!如今大王把她逼走了，叫我们这七十一个人依靠谁去呢?唉!"宫女、青衣们在一边哭哭啼啼，像死了亲娘似的；公卿大臣们也都悲悲切切，怨声载道；就连百鸟也啸鸣天空，凄婉得让人心碎。国王更是痛不欲生，仰天长叹，泪如雨下。百姓市民都停工停业，农田废弃，商市萧寂，人们聚在一起，抱头痛哭……

七天七夜过去了，国王平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滴水未进，粒米不吃。嫔妃见此情形很是焦急，便到国王耳边说道：

"大王您这样下去可不行呀!就是亡国亡命也不能让王后起死回生啊!不如您亲自面见佛，请他来宫，或许佛能帮助我们呢。"

国王见了佛，立即跪拜磕头。说明来意，想请佛进宫，佛问国王：

"身为一国之君，政务国事一定很繁忙，少不了劳顿忧扰，真是很辛苦操劳哇。冒昧地问一句，国家治理得还强盛吧?百姓的日子还平安吧?"

国王深有感触地叹："虽说是国泰民安，可有件大事我没有处理好，以至于今天国悲民怨的，唉，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哇。所以特来请佛，以了却以前该了未了的愿，也算良心上的弥补吧。可我的愿又怎么了呢?"

佛望着国王懊悔而绝望的神情，心中便有了数。随即，佛被请上御车，一起进宫上殿。

"国王把佛请进宫啦!这可是王后的愿望呀。"

消息一传开，举国上下为之一振，人们都期待着佛能给国家带来福运，认为王后对佛如此崇拜，一定是有什么原由的。

国王将佛奉如上宾，设最尊贵的座位。佛刚一落座就看见王后率领着众妃嫔、美人和采女共三千五百七十一人，上前向佛施大礼。所有在座的人中，只有佛眼能看得见王后，而国王、妃嫔、采女等俗界之人的眼目是根本看不见的。

佛扭头看了看心事重重，满脸愁云的国王，微笑而慈祥地朗声说道："陛下，您朝思暮想的王后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哪!您看她是谁?"

国王定睛一看，又惊又喜高兴得要发狂了："哎呀!这不是我的王后吗!王后，真的是你吗?!"

文武百官、嫔妃、采女，以及宫中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欢喜极了。国王马上下令大设斋宴，以表庆贺感激之情。吃罢斋饭，佛对众人说：

"今天是可喜可贺的日子，诸位心中有什么愿望都说出来，我定会让你们如愿以偿的。"

国王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我这位王后，出身贫素，地位低微，还是个没有父亲的苦命的孤儿。现在做了一国之后，可谓尊贵到了极点。她身为王后，奉为百姓的国母，而且仁义贤德，心慈面善，说起话来委婉动听，总是怕伤害别人。这么好的一位王后天下能有几个？可为什么要让她七天七夜销声匿迹，脱离人间，到神鬼出没的地方去受惊吓之苦呢？”

佛知道国王必定要刨根问底，便不紧不慢地从头讲来：

眼前这位王后，原来是个男身，作为佛教的一位居士，他倒是更擅长高谈阔论。虽然他家财万贯，十分富有，但却是个怪吝小人，贪婪钱物，从来舍不得为佛门布施点儿什么。所以现在让他变成穷困潦倒，身无分文的人。

另外，这位居士还非常地迷恋女人，是个好色无度之徒--所以现今就让他自己也变成女人，整夜整夜地与女人们相伴娱乐。

当然，这些并不能掩盖居士的学识智慧，以及他在佛学中进取精研的成就。由于他喜交学者名流，潜心佛教道义的研究修炼，所以他已经达到了较深的佛道--已见到五百位佛。而今又见到了我。

如今世间，居士化为女人之身，与国王结为夫妇。但因为 she 先世侍奉五百佛时，心不忠坚，身不尽职，故而今世于烦恼轮回中，投生为女人之身。

佛顿了顿，环视了一下众人，接着说：“王后要经历三十九劫后，能得道成佛。大王也须在天上投生七次，在世间投生七次。大王在天上的时候，王后就是天女，侍候在大王身边，十分默契投和。你们二人会生生死死，相伴相随，几代几世永远忠贞不渝，相偕相助，终将解脱轮回。国王从前的骄傲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坏毛病也永远不会再犯了。”

国王听后心中大喜，即而得道。他当即就请佛给自己授“五戒”，然后诏令所有嫔妃、采女，大小公卿、官吏，以及全国的百姓，都必须人人信奉持守这“五戒”--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

王后以前曾受过“十戒”，她在后宫施行斋戒，规定一年三次大斋，一月六次小斋，率领上下三千五百七十一一个女子一同遵行。国王整顿朝纲，政绩卓著，严于律己，宽容待人，行事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。国家里现出一派气和民祥太平昌盛，蒸蒸日上的景象。国王认为这一切都是佛的功劳，便大兴土木，建寺造塔，倡导佛教，使天下人万仰同归。

然而，几年之后，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。王后的心事真是不同寻常--她忽然觉察到一个规律，就是人最善变，意无常念、情无专思，夫妻也不例外。她后悔自己生时没有贞洁之名，死时却落了个不净之身。就有些长吁短叹，整日里衣冠邈邈，披头散发，不梳不洗，哪里还像一位尊贵的王后。

国王不知王后出了什么事，可又不敢贸然探问。正在焦虑为难之际，王后对他说：

“大王不必感到奇特怪异，世上的事本是如此。不管人情世故怎么变化无常，终究逃不过一死。”

“就拿大王您来说吧，您之所以贪恋我，是因为我青春娇美的容貌，细滑的肌肤和香洁的气息。可这些都不是常久之物，青春不能永驻，容颜会变得老丑，肌肤即将萎缩干瘪，气息也

将混浊不堪，它们都将衰败、死亡。”

"夫妻恩爱，但难免生老病死，当苍老和病魔有一天降临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有谁会替我阻挡它们，驱散它们呢?"

"唉，人这辈子无非就是儿女情长，夫妻交合罢了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?如此说来，人生真的太没意思啦!"

国王心中不以为然，怎么能说这是人生的惟一希求和依托呢?人生的真谛不止这些。但为谨慎起见，嘴上却劝道："夫人乃是天人，是至尊至上的人上之人哪!你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，万万不能虚言妄语呀。要知道那些黎民百姓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都要仿效你的，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笑谈。还是请夫人三思而后语吧。"

王后一本正经地说："我是女人，有时任性，不能自我克制，所以好冲动，所以要向您说明，不过我有自知之明的，女人的命就是如此的。我奉劝大王，不如早找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代替我这半老徐娘吧，宫中采女、美人数都数不过来。这也算是了了各自的愿啦。"

这话说得尖刻刺人，但国王并没发怒，仍心平气和地解释着："我已经老啦，身边虽有这么多嫔妃，而这些采女大都是小儿辈的，是那么幼小稚气，她们当中没有一人如我意。再说，你我命中注定不离不弃，我们老夫老妻就凑合在一块吧。我还等着你给我送终呢。我死后，一切后事都要你主持掌管，太子还小，尤其需要你的爱抚照顾，你怎么能忍心舍掉这一

切，一走了之呢?再说你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?"

"我生死难测，但对世间扑朔迷离的变幻想实在是厌倦了、嫌恶了，不想再在此耗费我的生命了。所以决意要去找佛，请求让我出家作沙门。"

这下，国王可绷不住劲儿了："夫人此话差矣，你乃是一国之母，至高无上的王后，怎能忽发奇想，要出家呢!这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吗?那小小的沙门哪是你这样高贵的人去做的?此事万万行不通，绝对不允许!请你断了这个念头吧!"

王后郑重其事地申辩道："那些尊贵的佛不都是从沙门做起的吗?弗迦沙王不就是舍弃了九十九个国家，八九千嫔妃、采女而出家求做沙门的吗?古今世世，求做沙门的人多着呢，并非只有我一个女人呀。自古道：女人祸水。但我要说，贪迷女人的男人更危险--身陷欲火之中，不能自拔，进而沉沦下去。不要说获罪深重，就是别人要救你也难哪!我前世就是个好色的男人，结果自作自受，今世做女人，报应了自己，也惩罚了自己。但我现在醒悟了。大王您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哇。"

如果大王心里实在离不了女人，那么这三千五百多位嫔妃、彩女也足够您受用了吧，又何必不放我一个人呢?"

国王见王后说得头头是道，很难说得过她，但他还不甘心，又说："王后若是这样一意孤行，那么这国家我一个人怎么治理?上次没了你，举国上下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，你不能走哇，国无王后，国将不国呀!"

对国王这近乎哀求的话，王后仍是无动无衷，抓住他的话头，反过来开导起他来了："国

土、王位、百官、公卿、嫔妃、采女，还有那珍奇宝物，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，根本不值得留恋；而你自身所有的身躯、骨骼、头脑、五脏，将来死后入土还不知分离飘散到何方呢？所以，所有这些有什么值得你爱恋难舍的呢？”

国王被说得可怜巴巴的，望着王后说：“现在我放你一个人走了，要是过会儿我的那些嫔妃、采女们一个个地追随你都走了的话，我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了。”

王后轻叹道：“正所谓各人有各人的命，各人有各人的福，不是别人能够决定的，也不是别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。该发生的，怎么拦也拦不住，不该发生的，再想也白搭。相信她们不会走的，只要大王对她们施以恩爱之情，体贴宽慰之意，必定会亲和、依附于你的。”

“可是这些人都是倾慕崇拜你的德行，我一个男人又怎么可能做到八面玲珑，皆大欢喜呢？何况我只钟爱夫人一个人，那些女人根本不服从我，如今你抛弃了我，让我一个人面对她们，恐怕只有跟她们动枪动刀，才能让她们怕我，服从我了。”

“不是这个道理。女人永远是尊男人为主的。只要大王亲近她们，一定会相安无事的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！我心里还是没底儿。无论如何要请王后出面，当众吩咐交待一下，我才放心。”

于是王后便把所有的嫔妃、采女都招来，正言道：“你们都是女人，今后必须全心全意地服侍大王，不得冒犯，不得轻慢。我借此机会和大家道别，出宫去做沙门。从今往后，大家各守其职，各精其业，互相勉励，朝夕相助吧。但愿我此去求经奉法，殚精竭虑，尽早修成佛道。到时候我们还会见面的。”

众女子听了立时嚎啕大哭，哭声震天动地，天王帝释随即显现，飘然而至，授给王后袈裟一件，王后即刻头发坠落袈裟着身，又授她“五百戒”。方才的夫人便真变成了比丘尼。一旁的嫔妃、采女是皆大欢喜。接着，帝释天王再授袈裟和食器给比丘尼，于是，方才的比丘尼就变成了沙门。

国王平静地看着这一切，他不怒、不恼、不悲、不怜，而是欣然大笑道：“贤德的人功绩昭著，德行无量，真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归宿了！”说完，国王也得道。

他回到王宫，神情木讷，若有所失，似有所得，一连几日闭门独思静想，不上朝，不听政。文武百官议论纷纷，忐忑不安。终于有一天清早，国王把太子叫到身边，把整个国家都委托给了他。国家有了一位年轻的新国王。

之后，这位老国王仰天发愿：“我想到做沙门。谁知我心，谁助我愿哪！”

话时刚落，只见帝释天王又出现在他面前，亲自给国王剃度，授他袈裟、食品。

从此，国王便跟随佛周游列国，使十二个国家的君王都将王位传于太子，自己追随佛教，做了沙门。后来，他们又都修成了罗汉道。

摘自《佛教经典—菩萨的故事》